

费克申 著



河欲

群众出版社

神探古洛侦破系列

欲 河

费克申 著

群众出版社

2004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欲河/费克申著. —北京:群众出版社, 2004. 1

(神探古洛侦破系列)

ISBN 7-5014-3023-3

I. 欲… II. 费… III. 侦探小说-中国-当代
N.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87591 号

神探古洛侦破系列

欲河

费克申 著

责任编辑/孟向荣

封面设计/董 睿

出版发行/群众出版社 电话:(010)67633344 转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网 址/www.qzCBS.com

信 箱/qzs@qzCBS.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白河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 6 印张 103 千字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5000 册

ISBN 7-5014-3023-3/I · 1277 定价:10.00 元

● 内 容 简 介

一条美丽的河静静地流过夏日里这座美丽的城市，两岸是无尽的风光。就是在这河畔一个漂亮的女人突然中毒身亡，和她在一起的有两个女人和一个男人……不幸并没有停止，不久后，那个男人和其中一个女人又死在北京的公寓里，公安人员初步断定是谋杀和自杀的双重命案。

退休神探古洛在北京的儿子家里过着悠闲的生活，一天，一个年轻女郎找到了他……破案开始了。但没有任何线索，也没有任何蛛丝马迹。古洛面临着一个奇异的案件。但料事如神的古洛找到了一个绝妙的方法，终于使案情大白，而结局令人感叹。

引子

多么美丽的河，宽阔、平静、水深。它时而清澈，时而浑浊，时而奔放，时而温情，时而纵情高歌，时而喃喃细语，它有一个变幻莫测的灵魂。

它的两岸是无尽的荒原，岸边长满了苇子和灌木，拉住不高、被水冲刷的陡峭的土岸。阳光从水中、岸边和荒原纵深的高大绿树上慢慢掠过，好像不情愿离开它们一样，在最后离别的时候，拼命地拥抱它们，使它们光彩夺目。

它是我们人的生活的象征，就像孔夫子所说的那样：“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流逝的，不知不觉，似乎是无谓的流失，但仔细看来，每时每刻都是那么的丰盛，像这涨满的河水。当我们在暮年回想起它来，里面有的是忧愁、后悔、欢乐和豪爽。

它曲折蜿蜒、一泻千里地流过这个美丽、年轻的大城市，是那么温柔，轻轻地挑逗着堤上的柳树，使它们摇曳心动，婀娜多姿，像个青春的少女。有时，是那么温存，涟漪像少女阵阵的笑纹；有时，是那么激动，波浪在威胁地狂笑着；有时，是那么兴奋，顶着阳光的金色头盔，像女神一样升腾而起，反射、照耀着两岸。没有这条河，这个城市将会是多么的无聊，多么的没有生气，肯定会变成一个死城。虽然在秋天，这条河郁积的过盛的生命力有时会爆发出来，使大地变成汪洋，但它远不像黄河那样的暴烈，不过是一时的发泄。当情绪平定之后，依然留给人们肥沃的土壤。它给人们的欢乐远远超过痛苦，给人们的希望远远超过颓丧，给人们的利益远远超过损害。人们是多么的爱它，爱这条生命、力量、丰收的河。

就是在这个夏天，它还是静静地流淌过这个城市，但看它的眼睛却多出几双。两个在这个城市大学毕业，现在在北京的一家外企工作的女人和她们的同事、一个英俊的男人一道来到河边，陪她们的是大学时代的一个女同学，现在在本市外事办公室工作的翻译。

她们在现在有些浑浊的河流上划着船，看着头上停着几缕轻柔、纤细的白云的蓝天，只有东北才有这样的蓝天，晴朗但却柔和，明亮但不耀眼，干净而且湿润。河就是在这样的天空和美丽的太阳下

流着。小船的后面泛起小小的浪花，发出哗哗的声响，如果这是在夜里就是一曲无比动人的小夜曲。

三个女人都有二十七八了，可都没结婚。她们和所有这个年龄还没出嫁的姑娘一样，说句难听的，叫老姑娘——对生活抱着玩世不恭和肆无忌惮的态度，这是对爱情只有憧憬但没有果实的狂躁和不安。尽管旁边有个男人，她们还是大谈男人的种种是或不是，甚至停止了对大学时代的回忆，尽管那是多么美好的日子。

那个男人有三十岁左右，长得很英俊，尽管他在男女情爱上见多识广，但也被眼前的三个美女慑服了。他沉默着，只是欣赏这美丽的景色，不过有时偷偷地瞟一眼面前的美女，这比风景更动人。对他这种出生在北京的人来说，虽然很难理解大河的文化，但他懂得虚心学习，特别是在美人旁边，他就更谦卑得不知如何是好。

小船先靠在北岸，实际上这是个半岛，对面的南岸是城区。秋天涨大水时，这里便变成一个岛屿，因此，她也叫月亮岛。四个人下了船，用船上铁链的钎子插在砂土地里，走上了大堤。大堤的后面是无数造型各异、美丽别致的木屋，刷着不同的色彩，五颜六色。这是过去有钱的洋人们的别墅，每逢夏季他们都要在这里度过轻松、惬意的休假，当然他们比现代人要土气得多，不会带着自己的情人。也没有不停骚扰的手机铃声。

本来这里完全是野外风光，除了树木，就是灌木和野草。可是，自从一个著名歌手唱了歌颂这个半岛的歌后，省市的领导决心大力开发这里的旅游资源，他们的勤奋很快就见了效。灌木、野草、树木丛生的潮湿的土地变成了宽阔的柏油大道，别墅成了饭馆，一些粗笨的女人们在门外拉客人进餐。而原来涨水时才有的湖泊被永久地固定在白色的石头和索然无味的江南式的楼台亭榭的脚下，自然风光已成为这个城市人们的美好回忆。当这些受俄罗斯文化影响的市民们在星期天想全家去野餐时，就只好到那些不受领导重视的、没被开发的农村去了。

“据说，在全世界的大城市里，过去只有我们市过一条河就是田园风光，可现在没有了。”本市的那个女人感慨地说。

“你是在这儿出生的？”男人明知故问。

“对，土生土长的。小时候，我常和父母来这儿玩儿，看看大自然，在草地上铺上一块塑料布，吃些东西，到傍晚才回家。我还记得夕阳的红光照着好多回家的人的身影，把云彩也照红了，大家都有些疲惫，但情绪很高。如果是夏天，游过泳的人们划着胳膊，胳膊上就出现一道道白痕，这是因为被水的碱分浸泡的缘故。空气是那么的新鲜，是哺育人肺脏的最好佳肴，那时候有谁会为空气烦恼。可现在有钱的都开车去更远的地方了。”她说话有

些矫揉造作，但她认为这很有诗意，这也是看到这个英俊男人所造成的心灵激动。

她们回到了小船上，继续关于男人的话题。等她们谈累了，就要回去。于是，小船便在河里轻巧地转个身，向河边漂去。那里有另一番风景在等着她们。

上了数十级石阶，来到堤岸上。隔着几米宽的方砖是草坪，草坪上种着高大的柳树、榆树和槐树。草坪前每隔十米左右，就有一张长长的绿色长椅，足够两对情人同时谈情说爱。带着嫩叶的树枝垂到坐在长椅上的人们的头顶。草坪后面又是几米宽的方砖地，然后又是草坪和树木。过了这段草坪才是干净、宽敞的柏油大路。路的那一侧是灌木、树林和花坛。浓密得使人看不清里面游戏的儿童和情侣。这就是被这个城市人称之为河畔的地带，它是那么诸和、安谧和富有生机。

四个人找了一个长椅坐下。男人忍不住走到绿铁栏杆前，俯视着滚滚的河水。一个女人走了过去。

“多美的河。你瞧这河中心白色的沙滩，真像一只巨大的白天鹅。”男人说。

“你太不了解这条河了。往年这条沙滩很少露面。我小时候，有一阵，它都消失了。只有这几年，上游大量引水，使河水流量减少，所以才有这么大的沙滩。”女人笑道。

“是吗？”

“是。这条河快完了。”

“不过，这很美丽。”

“像濒临死亡的我？”

“又发神经了。”男人不满地说，有些酸溜溜的。

女人笑笑，说：

“咱们吃饭去吧。我饿了。”

“说什么私房话。”在本市工作的女人也走过来。

“没说什么。说想去吃饭。”

“我也是。走，到那个餐厅去。”女人指指右方。

她回过身来，向那个坐在长椅上没动的女人招招手：

“别那么不高兴，怎么啦？一起吃饭去吧。我请客。”

长椅上冷漠、忧郁的女人勉强笑笑说：

“谁说我不高兴，走吧。”

餐厅叫河畔餐厅，是一所精致小巧的俄式建筑。红色的尖尖的木顶，粉刷成米黄色的墙，窗框是白色的，像外国童话里的森林小屋一样，如果从里面跳出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来，你可不要惊讶。上了立陡的几级木台阶，是玻璃的门，里面是

餐厅，而餐厅旁边是宽大的木制凉台，和餐厅一样长，面临着河。

四个人坐在木桌上，拿起菜单。一个年轻的男服务员走过来，手里拿着笔和记账的小本。他对这几个穿着入时的美丽女人很感兴趣，虽然这是个以盛产美女闻名的城市，但这几个女人不单漂亮还有一种高雅的气质。

“就是岁数有些大了，都有皱纹了。”服务员不动声色地想。

“来一个拉皮儿、一个红肠、一碟花生米，再来一个糖拌西红柿吧。热菜要一个小鸡炖蘑菇、肉炒黄花菜、爆炒大头菜，一定要加些辣椒。糖醋里脊、生拌白鱼，再要个清蒸鳌花，就这些。”

“主食呢？”

“一会儿再说。你们要喝些什么？”

“到这儿还有什么，当然是生啤酒了。”一个女人说。

“先来四扎。”这个城市的男人、女人、老人甚至孩子都会喝啤酒，这是受过去俄国人的影响。

“今天的菜都是本地特产，还有些是农家菜，让你这个北京人开开眼。”本市的女人笑着说。

“北京也有东北菜。”男人说。

“但不地道，比如拉皮，别看是凉拌菜，用料简单，可这儿做得就是爽口。还有些东西你们那儿肯定没有。比如这鳌花鱼是这条河的特产，和鲢

花、鲫鱼一起号称三花。鳌花是食肉鱼，所以味道要比别的鱼更香。在开河，就是河解冻时最肥美。还有生拌白鱼。你等会儿往肥鱼肉上浇上醋，一股白气冒上来，光是看看就让你流口水。”女人不停地说着。

生啤酒和凉菜上来了。本市的女人说：

“我要去洗手间，你们谁去？”

“我去。”男人说。

“我也去。”一个女人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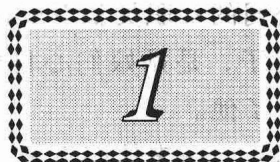
“一起去吧。东西放在这儿没关系，反正也没值钱的。”

四个人都去了，回来的时候是分别回来的。

“来，为重逢干杯！”本市的女人端起巨大的啤酒杯。

“干！”其他人附和道。

本市的女人喝了一大口后，正要用筷子夹菜，品尝这一桌美味佳肴。但忽然面部改色，浑身抽搐。她用没拿杯的左手扼住自己的喉咙，努力想喊出些什么，但没有成功。她从椅子上滑落下来，倒在流了一地酒的地板上……



她和他是在公司的舞会上认识的。这是和政府官员的一次联谊会。女人穿上最好的时装，男人，是西洋的男人们，都穿着深色礼服，衬衫白得耀眼，皮鞋也光亮鉴人。中国的男人穿着西装，都是很昂贵的，使他们穿惯普通服装的身子有些僵硬，不管他们装得多么自然。

她来公司已经将近一年了，见过他，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哪个女人见到他不是这样呢？他个子高而匀称，长着一张瘦瘦的漂亮的脸，女人认为，只有农民才会长一张宽脸，但她没注意到，这张脸的下颚很大，还往上翘着，以至于他一笑起来，表情古怪——戴着一副细金边的近视镜，气质文静。平常在公司时，他严肃寡言，不像一般的年轻职员那么爱开玩笑，当别人说笑时，他总是拿着一本琼瑶、三毛，现在换了亦舒的书在看。尽管如此他并

没有给人以不可接近的感觉。他对客户的待人接物很是得体，分寸掌握得恰到好处。和同事们接触是“君子之交淡如水”，既不在一起吃喝玩乐，又不开下流的玩笑。公司的女职员私下里评论他是公司里风度最好的美男子，是姑娘们心目中的白马王子。有几个甚至爱上了他。

但她并未动心，一来他们不是一个部门的，男的是公关部的，女的是业务部的，接触少。没有接触就没有交流，没有交流就没有爱情，虽然有一见钟情的，但持续的时间也不过是多看几眼。而更重要的是她的热情还在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燃烧着。

可是，今天他却主动走过来，请她跳舞。后来他说，当她一进这个公司时，他就注意上了，“我砰然心动，这就是所谓的一见钟情吧。”

她很大方地接受了邀请，发现他舞跳得不错，而且会许多种舞蹈，简直是个交谊舞百科词典，不过像是盗版的，因为动作不那么清晰准确。跳舞时，他问：

“你是什么时候进公司的？”

“去年9月。”

“大学刚毕业？”

“是。”

“在大学读什么专业？”

“国际金融。”

“我们公司和你的专业很对口啊。”

“要不然我怎么会来这儿呢。”

“我也会遗憾终生了。”

“不至于吧。”她笑了。

“我看到你们很羡慕。”

“为什么？”

“多么年轻。”

“你也不老啊。”

“我都三十出头了，还不老？”

“看不出来。”她在说谎，其实由于严肃和成熟，这位白马王子外表比他的实际年龄还要显得大。

“你对公司印象怎么样？”男人转了个话题。

“还可以。”

“不累吧。”

“挺累。主要是要实践在大学里学的专业。”

“这还不是轻车熟路。”

“谁说的？大学里的知识没有什么实用性。我能用得上的就是外语了。”

“都一样。我刚来时也是如此。”

“你是学什么的？”

“学外语的。”

“怪不得你外语那么好。”

“你听到过？”男人含笑说。

“听到过。”女人脸红了。

“也就那么回事。外语这东西只有在实践中才

能长进。我只不过比别人多了些实践的机会。”

“还要努力、勤奋。”女人笑着说。

“是。”男人听出女人的话里有些什么，但佯装不知，认真地点着头。

“我觉得你们这批新人都挺有个性，仪表也好。”

男人不想让沉默继续下去。

“是吗？谢谢你的夸奖。”

“你现在是一个人吗？”

“来了。”女人心里想，但还是点点头：

“一个人。”

“我可以邀请你出去玩儿吗？”

“如果有空儿的话。”女人接受了。她后来也觉得奇怪，有无数的男人邀请过她，但都失望而去。可是这个男人身上有种吸引人的力量：

“这可能就是人们常说的缘分吧。”女人想。

那天晚上，男人不停地邀请她和她的女友跳舞，几乎跳遍了所有的舞蹈，成了舞会中最受人瞩目的舞伴。女人们开始嫉妒起她们，男人们在妒忌他。但他们或者她们不知道，在这愉快的外表下是两颗不安的心。女人在跳舞时最担心的是那一双眼睛，好像在盯着她，就是后背也能感觉出来。而男人也在担心着另一双眼睛，似乎在天空中看着他……

以后，他们的关系发展得很顺利，男人常来找

她出去玩儿。这是个机灵的男人，开始时，他把女人的女友也邀请上，然后才慢慢地甩掉女友。男人认为这样可以避嫌，免得公司人知道说闲话，尤其在关系未定时，这种闲话有百害而无一利。在公司里他也作出和女人的女友很好的样子，总是三个人在一起吃饭、聊天。

他们不像一般的年轻人那样去什么歌舞厅、网吧、游乐场，而是去郊游，登山涉水，领略大自然的无穷风韵，这多么高雅，虽然这个男人心里想的是比高山矮得多的床。

就是在一个水库的山上，在那长满酸枣和不知名的野果的丛林中，他们接了吻。

女人后来回忆，觉得真是不可思议。她本来希冀着激烈的爱情，要像雷鸣闪电一样划破自己古怪、无聊的生活，使沉睡的情感像暴雨一样发泄出来，倾泻到干涸的心田上。但是，这个男人却像雾一样平静地进入她的生活，慢慢地弥漫着，逐渐浸透了她的生活，终于使她成为爱的俘虏，而她连剧烈的心跳都没感受到。她本来想要的男人是个高大魁梧，可以像一间大房子，替她遮风挡雨。这个男人身材是够高的了，可是笔挺西装的下面却是瘦骨嶙峋的窄胸脯，每次拥抱都使她把自己当做洗衣板上的衣物。她本来希望的男人是个老实忠厚，能过日子的人，像自己的父亲，但眼前的这个男人显然很狡猾，肯定会有许多风流韵事，虽然他总是信誓